



青年毛泽东 与他的湘籍师友

MAOZEDONG YU HUNAN CONGSHU



主编：戴柏汉

主 编:戴柏汉

副主编:肖铁肩 刘松茂

撰稿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世敏	卢瑞莲	刘松茂	肖铁肩
邹华斌	余棒英	陈首涛	周 宏
周纪青	周爱国	罗绍志	罗心湖
夏光暹	钟启河	唐振南	曹木清
彭秀珍	黎 风	熊杏林	戴柏汉

目 录

峥嵘岁月

- 青年毛泽东与他的湘籍师友 (1)

启蒙塾师

- 毛泽东与邹春培 (41)
毛泽东与毛宇居 (44)
毛泽东与塾师毛简臣 (52)
毛泽东与塾师毛麓钟 (55)

韶山冲里的维新派

- 毛泽东与李漱清 (57)
这老信子有点眼光
——毛泽东与谭咏春 (62)

欲栽大木柱长天

- 毛泽东与杨昌济 (67)
“袁大胡子”教他写古文
——毛泽东与国文教员袁吉六 (79)

互称一生之师

- 毛泽东与徐特立 (85)

师生挚友传佳话

- 毛泽东和黎锦熙 (94)
毛泽东与方维夏 (108)

毛泽东称他为“九哥”	
——毛泽东与王季范	(112)
毛泽东与张干	(116)
他救过毛泽东的命	
——毛泽东与刘策成	(123)
学生们“选”他当校长	
——毛泽东与易培基	(128)
被担保人与他的担保人	
——毛泽东与他的表兄文运昌	(130)
毛泽东与萧三	(136)
他与毛泽东一同剪去辫子	
——毛泽东与胡崇诚	(146)
从挚友到分道扬镳	
——毛泽东与萧子升	(150)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	
——毛泽东与蔡和森	(159)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	
——毛泽东与何叔衡	(181)
肝胆相照，源远流长	
——毛泽东与周世钊	(188)
毛泽东与罗学瓚	(207)
第一名与第四名	
——毛泽东与张昆弟	(216)
“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	
——毛泽东与陈昌	(221)
以身殉学长相忆	
——毛泽东与邹彝鼎	(225)

毛泽东与熊焜甫	(229)
毛泽东与罗宗翰	(234)
毛泽东与贺果	(238)
新民学会派往南洋的教师	
——毛泽东与张国基	(244)
毛泽东曾称他为“救命菩萨”	
——毛泽东与李声澍	(250)
毛泽东与罗章龙	(256)
毛泽东与李立三	(264)
共同点燃湖南五四烈火	
——毛泽东与邓中夏	(273)
毛泽东与易礼容	(279)
毛泽东与向警予	(288)
毛泽东与彭璜	(293)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毛泽东与陈子博	(299)
毛泽东与谢觉哉	(303)
一个被陈独秀戏称为“怪物”的人	
——毛泽东与贺民范	(311)
毛泽东发展的第一个团员	
——毛泽东与彭平之	(316)
毛泽东与李达	(322)
毛泽东与柳直荀	(326)
毛泽东与郭亮	(333)
毛泽东与林伯渠	(338)
毛泽东与李六如	(343)

毛泽东与“过委员”贺尔康.....	(349)
“韶山五杰”与毛泽东.....	(355)
毛泽东与黄爱、庞人铨.....	(365)
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毛泽东与朱剑凡.....	(373)
毛泽东“还债十年”	
——毛泽东与章士钊.....	(379)
毛泽东与周谷城.....	(385)
后 记.....	(394)

峥嵘岁月

——青年毛泽东与他的湘籍师友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在这里，他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聪颖的少年及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省会长沙，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曾在这里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毛泽东在记叙他这段经历时写了《沁园春·长沙》这篇光辉的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首词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与他的朋友们的峥嵘岁月。

毛泽东8岁时开始进私塾读书，在6年的私塾期间，他是一个聪颖的私塾生。1910年秋，毛泽东胸怀求学救国的志向，离开韶山，前往湘乡县立东山学校读书。半年后，他就来到了长沙，先入驻省湘乡中学，后入省立第一中学、第四师范，再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共读了七年中学，其中在第一师范读了五年半，他在中学是一个具有远大志向，博览群书，全面发展的学生。毕业后，他往返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求学交友，纵论国事，探索真理，组织“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与军阀、劣绅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投身于更激荡的革命洪流之中。从此，他开始用他那坚实有力的脚步，度量中国的山山水水，为中

国的解放和繁荣昌盛奋斗终生。毛泽东成了一代伟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字也传遍了湖南，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是他一生中成长很重要的时期，他曾回忆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基础的；我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的。1959年6月，毛泽东在回到他阔别32年后的故乡韶山时，他在回忆他一生中受的影响时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他对青年时代与他交往及相互影响过的老师、朋友始终不能忘怀。

毛泽东一贯是以尊敬师长，敬重朋友而著称的。早在求学时期，他尊重师友的事迹，就为人们所颂扬。此后，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还是在日理万机的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他在回忆、书信以及讲话中，经常谈及他过去的师友，并对他们寄予无限地思念。

师恩深处最难忘。毛泽东有过许多老师，并与其中许多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些老师中有许多对毛泽东的学业有很大帮助，有许多对他的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启蒙老师邹春培，毛泽东在他门下深读了《三字经》、《论语》、《孟子》等。1904年至1905年，毛泽东先后转入关公桥、桥头湾私塾读书。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书法之长，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1906年，毛泽东转井湾里私塾，拜堂兄塾师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接着，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又复学，先后拜毛简臣、毛鹿钟为师，读了《史记》、《纲鉴》和《日知录》等书籍。对这六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六年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由于他从小天性聪颖机灵，好读书，记忆力又惊

人，凡是教过他的老师都把他视为“特殊的学生”。邹春培先生认为他非同凡响，将来必有所为，对他十分器重，逢人就称：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为我辈所莫及矣！毛泽东对邹先生也很尊重，但不盲从，他在10岁时因对老师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的行为不满，曾用“逃学”进行过抗争。私塾老师毛宇居，古典文学基础厚，又热爱写作和书法，也曾受过维新思想的影响，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时称“韶山一支笔”。毛泽东少年英俊，天资聪慧，很受他的赏识，曾称毛泽东“不同凡俗，将来必定能成大器”。四十年代他在修订毛氏家谱时，称赞毛泽东“闲中肆外，国尔忘家”。1925年，毛宇居在韶山群众集会欢迎毛泽东考察农运时，曾致词称赞“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此后数十年中，他们之间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惦记着毛泽东。毛泽东对他的私塾老师也都很怀念。1959年他回到韶山时，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一起吃饭。席间，他举着杯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毛宇居立即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即席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在湘乡县立东山学校，国文教员谭咏春，是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具有“建国之大用”的主考教师之一，也是极力主张录取毛泽东的教师之一。后来他又是极力推荐毛泽东入驻省湘乡中学的老师之一。他对毛泽东这个学习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的学生十分欣赏。毛泽东对谭咏春老先生也非常敬重和深切怀念。1955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老同学谭世瑛（即谭咏春之子）时，深情地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哩！”^①

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这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

^①转引自《湖南党史月刊》1988年第一期。

长沙是革命党人活跃的地方之一。这对于从小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来说,有了良好的环境,因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博览群书,刻苦顽强地锻炼身体,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进行社会调查,组织革命团体,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随着视野的扩大,交往也更广。在学校里,他与一批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和道德高尚的教职员建立了师生情谊,与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结成了挚友;在社会上,他结识了一大批当时有名望的中外学者及一批有志青年,使他不仅在学业上,而且在思想上受到师友们的影响,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驻省湘乡中学,他与激进的同学一起倡导剪辮明志;在一师,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和他同班的学生有罗学瓚、周世钊等30余人。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萧三、萧子升等都是他的高年级或同年级同学。

在学校生活中,一个好老师的思想学识行为品德,往往对学生发生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老师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有的新学旧学根底深,通晓古今,有的学贯古今,融通中外;他们思想进步,民主爱国思想炽热,积极追求新思想,躬行实践;他们有志于“教育救国”,诲人不倦,精心致力于从教育入手,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品德高尚,生活严谨刻苦,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在校内即为学生所矜式;在校外则树社会之楷模。”青年毛泽东深受这样一群老师的悉心教育和影响。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一生矢志教育救国,“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①;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长木柱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

^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观，如饮醇醪，受其影响”^①。当年以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他们课后常登门聆教，或谈治学方法，或讲做人之道，或读书笔记，或论天下事。老师的教导，先是思想志向和抱负，尤鼓励精读哲学；次是为独立奋斗之精神；读书治学，提倡自学为主，由博而精，重批判分析，决不盲从；尤讲究实践，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做事有效率，深谋远虑；生活方面，严谨刻苦。所有这些，直到为人处世，养生之道，老师无不讲到做到，以身作则。在这样的师生相敬、相得、相爱的情境中，潜移默化。杨昌济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1920年，毛泽东曾写道：“诸人都系杨怀中（即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诸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②。杨昌济非常喜欢这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林。杨先生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欣赏毛泽东、蔡和森。杨昌济在逝世前夕，曾满怀深情向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材，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③。毛泽东对这位恩师—直深深地怀念着。1936年，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充满深情的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他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应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徐特立当时已是湖南教育界很有名望的人物。他思想进步，—生随着革命潮流而奋进。辛亥革命期间，他“断指血书”曾激励—代青年。辛亥革命后，他辞官从教，希图“用教育改革人心”。在—师他任各科教学法和修身课程，他学识广，有道德修养和社会经验，他教书经验丰富，诲人不倦。他—生好读书，提倡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新民学会文献》第12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杨昌济文集》（附录），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生活俭朴，是毛泽东在一师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后来，徐特立 在毛泽东等的影响下，成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师生之间后来甚至互称是一生之师。袁仲谦又名袁吉六，因蓄长须人称袁大胡子。是毛泽东在四师和一师的国文教员，他很欣赏毛泽东这个学生，称赞毛泽东是“挽天下于危亡者，必斯人（指毛泽东）也。”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称“我能写古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①。解放后，毛泽东还亲自为袁先生写了墓碑，寄托对这位老师的怀念。黎锦熙是毛泽东在四师和一师的历史教员。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却不过才大四岁，又同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毛泽东认为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请教。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和信件中可见他们之间交往密切之一斑。在日记里，黎锦熙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后，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说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毛泽东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先后给黎锦熙的信有六封，内容涉及了时局，涉及了教育，涉及了哲学“大本大源”，涉及了体育，内容十分丰富。在信中毛泽东对黎的印象是：“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敬佩。”他们俩既是师生，又是挚友，交往达七十年之久，堪称师生挚友传佳话。方维夏当时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他担任学监主任兼任博物、农业教员。他思想进步，学问渊博，为人公正，品德高尚，为师生们所称道。毛泽东对方很仰慕，方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对毛十分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对他的工作和革命活动大力支持。方维夏后来在毛泽东等影响下入了党，是原一师老师中为革命捐躯最早的一位革命战士。王季范与毛泽东既是师生又是姨表兄弟，友谊更不比一般。他对毛泽东不仅在学业上精心指点，在经济上鼎力相助，而且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极力支持和掩护。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恩情，几十年后，他深情地说“没有他（指王季范），就没有我”。张干原是一师的校长，毛泽东曾领导过驱张学潮，张曾公开挂牌要开除毛泽东。对于这位校长，毛泽东不仅不记仇，相反，一直惦记着他，并给予很多帮助。1950年，毛泽东邀请张赴京叙旧时，张眼里噙满泪水对毛泽东说：“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毛泽东缓缓地摆了摆手：“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并引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句古诗，继续说道：“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张干为此深深感动。

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不仅有一批很好的老师，而且有一大批同学、朋友及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核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一群胸怀远大的抱负，决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毛泽东年仅十六而志于救国，蔡和森以贤人志士为楷模。当时社会上一般人，由于周围所见尽是一片黑暗，“全省涂炭，无片净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因而悲观情绪很浓厚。然而，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却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他们当时虽然还不可能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同一切伟大的先觉者一样，他们不懈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是一群生气蓬勃，极端热情和极端认真富有奋斗精神的人；他们出身贫寒，大多是来自农村贫苦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能读师范，求学环境来之不易。他们风华正茂，头脑清新，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思想。因此，他们真心求学，实意

做事，即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作风，也没有某些“读书人”的书呆子气。由于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和穷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心追求新思想，决心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满怀着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他们受到民主教育、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受到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教育思想以及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师长的教诲，加上他们共有的许多特点，即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毅力，冲决罗网，勇于斗争、蔑视旧制度、旧道德和一切权贵的大无畏精神和革命气魄；密切联系群众的朴素作风；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独立工作的能力等等，立志“肩挑日月，赤胆为将来”，“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欲为国之英”。他们无愧于以栋梁之材自许。

毛泽东与蔡和森于1914年春相识于一师，并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蔡志向远大，博览群书；他的革新思想，实践精神，胆大细心，办事认真，遇事善于分析，长于写作、辩论，以及严肃、艰苦的生活作风等方面，都与毛泽东有相似之处。当时，同学们盛称“毛蔡”之名，仿效“毛蔡”之行。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认识到要寻找革命真理，单靠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必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便切磋琢磨，共同提高。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创立“新民学会”，领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把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团体发展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团体。他们为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道路和方法，研究各种主义，最后共同选择马克思主义，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思想、言行影响了一代青年。

何叔衡是这一群体中最年长的一个。他个子较矮，身体结实，对人赤诚热心，最肯出力，也最刻苦。他这些朴素、坦率、踏实的

品格，深受朋辈的赞许。在一师求学期间，他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人生，谈国事，谈学问，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他的学问、见解和品行，深受毛泽东的尊敬；而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求知欲望，也使何叔衡十分敬佩。他和毛泽东一道组织新民学会，后来担任学会委员长；协助毛泽东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他同毛泽东一起参加党的“一大”，以后又一起创立中共湘区委员会。当时朋友们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毛泽东当时也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何胡子不善谋而善断”。何叔衡常说：“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对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心悦诚服：“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可见他们相知之深，相交之笃。陈章甫读书勤奋，生活朴素，作风严谨，见义勇为，上进心切。与毛泽东结为挚友。张昆弟在思想、抱负、治学和生活方面，也都和毛泽东志同道合。他们之间的交往，可以从张昆弟的日记中可见一斑。罗学瓚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他身材矮小，语音重浊，性格纯朴，待人宽厚。他的刻苦踏实的治学精神，诚恳朴实的待人态度，为全班同学所敬重。他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人生和学习心得，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周世钊品学兼优，酷爱文学。他也是毛泽东的好朋友，深受同学们的推崇。肖子升当时思想进步，甚有才干，会做文章，尤写得一手好字（左手亦善书），好学曾国藩的理学，交游甚广，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从东山小学到一师，都与毛泽东同过学，同是杨昌济老师的得意门生。与毛泽东交往甚密。当时他们也是挚友，后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在毛泽东的同学和挚友中，还有好学有远志，持身谨严而意志坚毅，后来以身殉学，令毛泽东长相忆的邹彝鼎；有毛泽东称为朋友和好同志的肖三；有与毛泽东“感情相得”的罗宗翰；有毛泽东称之为“救命菩萨”的李声澍等等。

在毛泽东青年时期交往甚密的朋友、战友及社会名流中，有与毛泽东共同点燃湖南五四烈火的邓中夏；有被毛泽东称赞为“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的彭璜；有毛泽东赞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陈子博；有毛泽东称他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李达；有“二十八画生”征友的第一个响应者罗章龙；有与毛泽东共同创办“文化书社”的易礼容；有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发起者之一的向警予，等等。在社会名流学者中，有毛泽东“还债十年”的章士钊；有毛泽东说的一个“很有骨气的人”朱剑凡，等等。他们对毛泽东或是在思想上有影响，或是一起参加斗争，或是学业上有促进，或是支持、保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或是在生活、经济上给以帮助。

青年毛泽东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而受各方面的良好影响、熏陶。同时，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伦理道德、远大抱负和革命热忱，深得老师、同学、同志、朋友们的赞赏。老师们视他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同学们给他取的外号叫“毛奇”，即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人。朋友、同志们称颂他是“改造社会的健将”。这些师友和毛泽东有着很深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着良好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与他的师友们的交往、友谊及其相互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于毛泽东一生治学行事，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感情、风范等诸方面有着良好的影响，从这一侧面可以窥见青年毛泽东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成长的历史道路。

第一，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探求知识，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少年毛泽东不仅熟读经书，而且如饥似渴地读了当时韶山地区所能借到的各种书籍。1910年秋，他为了满足求知欲，先求学于东山，后到省会长沙。经历了入学、当兵、再入学、后自学的反复，直到1913年春季，将近20岁的毛泽东才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录取。1914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

泽东随校转入第一师范，至1918年夏季毕业。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幸运的是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他自己则更是刻苦用功，“从早到晚，读书不止”。我们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一本听课笔记中，可以稍稍窥见到他当年是何等用心听讲、何等用功，又是何等善于独立思考的。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共有47页。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一笔不苟，可见对楚辞爱好之深。《离骚》正文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给标上了《讲堂录》这个题目，近2万字，记录的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落文字，约400条。这是1913年冬天，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时听修身和国文两科（还有一节“算术”课）的笔记本。那时，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是袁仲谦，担任修身课的教师是杨昌济。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称赞他们都是他读师范时最敬佩的老师。袁仲谦是前清的举人，在四师和一师先后教国文四五年。他的规则极严，崇尚韩愈、桐城派的古文。袁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学习韩文，作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讲堂录》中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还记有不少袁先生所授诗文作法。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语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三味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他所写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立试万言，倚